●从维熙专栏●

■我心里清楚,在我背向她的时候,她那双枯干无神的眼睛,一定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,一根、两根……

母亲的鼾歌

□从维熙

母亲的鼾歌,对于儿子来说,仍然是一支催眠曲。在我的记忆里,她的鼾声也是生活的“晴雨表”。

我四岁丧父,母亲带着年幼的我,开始了女人最不幸的生活。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眼泪,却听到过她在我耳畔哼唱的摇篮曲。此时,外面的风正摇晃着冀东平原上的小屋,树梢像童话中的怪老人,发出尖锐而又凄厉的声响,我却在母亲古老的童谣中闭上了眼睛,到童年的梦境中去遨游。

我十几岁时到北京求学。为了交付学费,母亲远离家乡到我学校附近的一家富户当保姆。当我坐在课堂里学习的时候,我的母亲,正汗流浃背地洗着一件件脏衣裳。母亲做梦也想不到,她用汗水供养的儿子,因为在代数课上常常偷看小说,而成为寥寥几个留级学生中的一个。

她没有为此垂泪,也没有过多地责备我,只是感叹父亲去世太早,她没有多少文化。她一如既往,洗衣、做饭、刷碗、扫地……独自一人,支撑着苦难的重压,在命运的匆匆小路上,默默地走着她无尽的长途。常常是我还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小说,她就睡着了,睡得恬静安详。似乎她不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,也无暇顾及自己心灵上的沉重负荷。清楚记得,那时的母亲,从不打鼾。

那一年,因为生活的变故我寄住在通县的叔叔家,母亲只能独自返回故里了。十六岁的我,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晨,送她到十字街头。她用手抚去飘落在我头上的雪花:“你要好好用功,像你爸爸那样。”“嗯。”听着母亲的嘱咐,我默默地垂下头来。

她用手掌抹去我脸上的泪痕,又系上我的棉袄领扣,叮咛我说:“逢年过节,回村里看看妈就行了。妈相信,没有涉不过去的河。”

在这离别的瞬间,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,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。从这天起,我开始发奋地读书,如饥似渴地学习。1950年秋天,我背着行囊离开通州,到北京师范学校报到后,马上给她寄了一封信。第一个寒假,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乡去探望母亲。

夜深人静时,我和分别两年多的母亲躺在热炕上,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:“妈妈,我让您受苦了。”

母亲则笑道:“没有又留级吧?”显然,我那年留级的事情,给她心灵上留下了伤疤。

“不但没留级,我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呢。”我拿出刊登我处女作的报纸,递给她。她小心地接过来,把油灯挑得亮了一些,从炕上半翘起身子,激动而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。

“妈妈,您把报纸拿倒了。”

她也笑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。从心底漾起的笑容,浮上了嘴角眉梢。

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。不知为什么,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之感。特别是在静夜里,听见她轻轻的鼾声,我无声地哭了……

我毕业后到北京日报社工作。第一件事,就是把母亲接进北京。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。久而久之,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,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,我才能睡得更踏实,连梦境也仿佛随着她的鼾歌,变得更为绚丽。

可惜,此后多年,我再难以听到母亲的鼾声了。当时,我和妻子被迫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,家里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出生的儿子。她的苦难重新开始,像子然一身抚养我时一样,抚养着她的孙子。

我偶然得以回来探亲,和母亲、儿子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床板上。她面对着我侧身躺着,仿佛一夜连身也不翻一下。我夜间醒来,常常发觉,母亲在睁着眼睛望着我。

“妈妈,您怎么还没睡?”

“我都睡了一觉了。”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。

我把身子翻转过去,想让母亲能够闭一闭眼。当我再次醒来,在月光下扭头打量母亲那布满皱纹的脸庞时,她还在睁着酸涩的眼睛。我心里清楚,在我背向她的时候,她那双枯干无神的眼睛,一定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,一根、两根……

我的确无法计数,一个历经苦难的普通中国女性,她躯体内究竟蕴藏着多少力量。年轻时,爸爸被国民党追捕,肺病复发,在悲愤中离世,她带着年仅四岁的我,开始了女人最不幸的生活。我没有看过她的眼泪,却听到过她在我耳畔唱的摇篮曲……

聽羽读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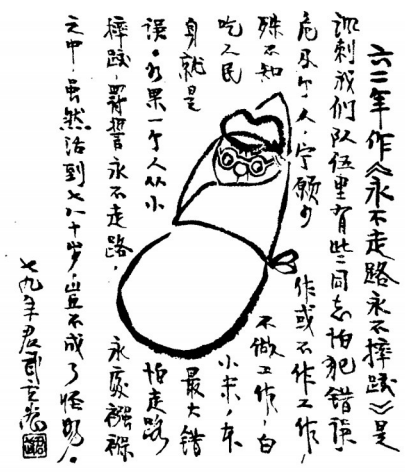
巴人之唱

□韩 羽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有一则扶乩请仙的故事。一人问:“弈竟无常胜法乎?”判曰:“无常胜法,而有常不负法。不弈则常不负矣。”这鬼仙八成是道家。如是儒家,可能会如是回答:“吃一堑,长一智。”盖一‘无为’,一‘有为’也。

仔细揣摩一下扶乩人所问的‘常胜’,既指盘盘皆胜之‘胜’,当也指三局两胜之‘胜’,总之以胜为目的。而鬼仙则来了个调包,躲开‘胜’字,只说‘负’字,于是‘不弈则常不负矣’。不弈,‘无为’也。无为,则‘不负’也。不负,不亦‘胜’乎。这有点弯弯绕,也颇有点像阿Q,以这个‘不输’的自己去对付那个‘想赢’的自己。自己逗着自己乐。可是,固然不输了,但也不可能再赢了。

闲看漫画集,看到华君武的漫画《永不走路,永不摔跤》,哇哈,乾隆爷年代的那位鬼仙在这儿又碰面了。不同的是,不仅‘不弈’了,更进而永不走路了。‘无为’得更彻底。画旁题跋中有一句‘虽然活到七八十岁,岂不成了怪物’。试想这裹在襁褓里的怪物既然活着,总得要吃、喝、拉、撒。在襁褓里吃喝尚可将就,可那拉那撒?‘不弈’可忍,而‘内急’实难以忍。‘无为’偏偏碰上了需要‘有为’去解决的‘内急’,奈何,奈何!



华君武 画

沧州醇酒香

□江童燕

美文

男人喝酒,女人也喝酒。唐诗宋词当中,似乎字里行间都透着浓郁清醇的酒香。

不论是‘诗仙’李白,还是‘打虎英雄’武松,他们喝到嘴里的肯定不是高度白酒,而是中国独有的黄酒,也称米酒。常人看来,黄酒酿自南方,浙江绍兴、福建龙岩都是米酒香醇的好地方。其实,景阳冈上卖黄酒,绝非杜撰,唐宋时代,北方人也流行喝黄酒。北方黄酒之尊,恰出自沧州的‘烧锅’。

说起沧州酒,纪晓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记载:喜欢喝酒的山东平原人董思任担任沧州知州时,得知沧州的好酒除去自饮和互赠之外,并不上市,尤其不卖给官府。董知州罢官之后,立刻以平民身份回到沧州,住在李进士家,饱尝上等的沧州美酒,他接着感叹道:真后悔,没早点儿罢官——宁可不做官,也品沧州酒。足见,酒的魅力。

清初学者——浙江人朱彝尊和山东人王士祯,并称‘南朱北王’,他俩都曾提到沧州酒。纪晓岚所说:“沧州酒,阮亭先生谓之麻姑酒。”这里所说的阮亭,即是清初刑部尚书王士祯。“浙西词派”创始人、一代名士朱彝尊,距离沧州酒更为切近,他曾在《食宪鸿秘》中写道:“北酒,沧、易、潞酒皆为上品,而沧酒尤美。”十卷本的《调鼎集》是清代烹饪类书籍中的集大成者,论及天下名酒时,推崇酒中‘四须’,即沧酒、绍酒、浔酒和川酒。清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更是慨叹:“今海内动行绍兴,然沧酒之清,浔酒之洌,川酒之鲜,岂在绍兴下哉。”可见,沧州酒和绍兴酒同属于黄酒,在明末清初,沧州酒的名气不逊绍兴酒。许多在南方为官的人,刻意抢购沧州酒带到南方痛饮。

曹雪芹的祖父、江宁织造曹寅曾写道:“沧州酒滑碧琉璃,小榼分携步步随。笑对马军驰不得,缓归犹及送梅时。”关键是诗后自注:“得沧酒,期至扬州饷同诸人。”曹寅居然特地买沧州酒,带回扬州招待亲朋,可见沧州酒一露面,立刻应者如云。看来,凡过沧州者,无不以品味当地酒为荣。

明崇祯年间的名士钱谦益曾形象地吟咏自己和朋友约定,路过沧州一定要买上沧州酒南归的心情:“君初别我新折柳,归帆邀载长芦酒。今我南还又早秋,也沽沧酒下沧州。”而钱谦益在另一首诗中则写道:“停桡买沧酒,但说孙家好。酒媪为我言,君来苦不早。今年酒倍售,酒库已如扫。”沧州酒竟然到了世人争相抢购的地步,迟来一步还买不上。遥想当年,沧州运河两岸杨柳依依,梨花如雪,酒帘迎风招展,人流熙来攘往。来者为酒而来,往者携酒而去,好一派因酒而兴的繁华景象。那个年代,如无沧州酒,恐怕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,定会寂寞许多了。

沧州酒香,源于水好。纪晓岚说:“水虽取于卫河,而黄流不可以为酒,必于南川楼下,如金山取江心泉法,以锡罂沉至河底,取其地涌之清泉,始有冲虚之致。”这里所说的‘地涌之清泉’即沧州人口中的‘麻姑泉’。麻姑泉在运河河中心之水下,必须用锡做的罐子沉到水底,才能取上来,只有这样的水,才能酿出惊世绝美的麻姑酒。

据清乾隆年间《沧州志》载:“他郡即按法为之不及也。”外地酿酒,即便完全按沧州的工艺流程去做,酿出的酒也不是一个味儿,毕竟早已远离沧州‘河心水’了。看来,酿酒‘以水胜’,极为可信。祖祖辈辈酿酒,才能积累宝贵经验,掌握每一个步骤恰如其分的火候。

这么好的沧州酒,后来怎么没有了呢?

后来,黄酒被白酒所取代,首先是经济原因——黄酒的成本非常高。黄酒的原料是糯米和黍米,而白酒的原料是高粱。高粱产量高,却不好吃,转来酿酒,却资质颇深。同是饮酒,白酒节俭了许多。白酒易醉,世间又多有‘买醉之人’。袁枚曾说:“既吃烧酒,以狠为佳。”这里的‘狠’,即是烈酒、高度酒。因为白酒度数高,活血驱寒。哪怕平头百姓喝几口,暖暖身子,也是常见的事儿。此外,白酒剔除了黄酒的‘先天不足’,无论天南海北,到哪儿都没问题。当年,沧州黄酒退场,却跟酿酒利润丰厚,制酒者蜂起,酒价低迷等要素大有关系。难怪纪晓岚直言不讳:“著名已久,而论者颇有异同。”清嘉庆初年,对沧州酒的评价已不再众口一词了。此前,沧州黄酒至少曾与‘南酒魁首’绍兴黄酒齐名,可惜,眼下早已淹没在绍兴黄酒璀璨的光芒中。

令人欣慰的是,上世纪六十年代,中国白酒行业评出了世人皆知的‘八大名酒’,同时,推出了‘九大优质白酒’,号称‘沧州白’的薯干白酒,榜上有名。显然,在华北地区,沧州酒依旧有着重要地位。

时下,白酒取代了黄酒,酒文化的延续也涵盖了更多内容。轻嗅沧州白酒清醇、绵延的气息,心底随即弥漫起了恍如隔世的亲近感。

闲话“尾声”

□陈鲁民

直笔春秋

细究起来,所谓‘尾声’,原本属于戏曲音乐的名词,比如,京剧全剧结束的音乐。后来,引申为大型乐曲中乐章的最后一部分,电影电视剧的结尾,文学作品的结局,某项活动快要结束的阶段,或者一个人的暮年以及一个朝代的最后时光等等。

世间万事万物,开头好再加上结尾好,善始善终,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,讲述的本是一出爱情悲剧,让人扼腕叹息,热泪长流。但作者独具匠心地在乐曲的尾声,设计了‘化蝶’,在轻盈飘逸的弦乐衬托下,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坟墓中化为一对蝴蝶,在花间自由飞舞,永不分离,把人们引向神话般的仙境,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‘化蝶’的尾声,《梁祝》的艺术感染力,肯定会大打折扣。

元代文人乔梦符,也曾谈到文章要有‘凤头、猪肚、豹尾’。开头,要像凤凰头那样美丽、精彩,引人注目;主体,要像猪肚子那样厚重、充实,有丰富的内涵;结尾,要像豹尾一样孔武有力,横扫千军。这种形象的比喻,其实也是对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要求。

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克斯,曾在长篇小说《百年孤独》开头,运用了与众不同的‘凤头’,他写道:“多年以后,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,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……”如此漂亮的开篇,被世界无数作家不断模仿。小说结尾则是这样的‘豹尾’:“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,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。”毋庸置疑,这种论述更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结尾。

做事固然‘万事开头难’,其实,有一个圆满的尾声更难能可贵。想想看,人们见过多少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事儿,譬如,几乎各地都有的‘烂尾楼’,抑或其他的烂尾工程等等。由此,令人想起林则徐的一件逸事。他曾在巡抚张师诚手下任职,有一年除夕,张师诚要他写一封拜表贺岁。本是例行公事,谁知道送张师诚过目时,他在拜表上改了无关紧要的几个字,并要林则徐即时再抄正。林则徐赶着回家过年,虽感费解,但还是认真抄正了。等到天亮张师诚回来,看了一遍拜表,就向林则徐‘作一长揖’,说:“从前看你的书法,越到临尾,越有精神,我心里就很佩服,此事更让我敬重。我阅人无数,做事有始有终者必有大成,我看好你。”后来,林则徐声名远扬,就得益于做事善始善终的风格品质。

做人也是如此,要牢记初心,唱好‘尾声’。

“尾声”贵在高洁。许多人能不改初衷,保持晚节,安享夕阳红。但也有不少人,特别是一些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,谨慎大半生却晚节不保,或者贪污受贿,或者以权谋私,最终,反倒成了‘59岁现象’的活俘虏。于是,一世英名,毁于一旦。

“尾声”最宜从容。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,因‘哭庙’案被判斩杀。刑场上,金圣叹泰然自若,昂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,边酌边说:“割头,痛事也,饮酒,快事也;割头而先饮酒,痛快痛快!”洒脱不羁,从容不迫,临危不惧,视死如归,果然是名士风采。

“尾声”尤须达观。有头就有尾,有生就有死,看透生死,乃智者所为。妻子死了,庄子鼓盆而歌:“生死本有命,气形变化中。天地如巨室,歌哭作大通。”坦言生死,恰如陶渊明诗曰: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。”直面大限,杨绛先生也曾感慨道:“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;火萎了,我也准备走了。”

看来,有头有尾,方为人道。有始有终,万事由衷。

神奇的土地

□刘坤申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道:“扁鹊者,渤海郡鄚人也,姓秦氏,名越人。”

“鄚”就是现在的任丘鄚州,位于白洋淀东岸。鄚州有一片高地,元代曾建有扁鹊庙,现在改为药王庙。相传这里正是神医扁鹊的故乡,约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,扁鹊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。

在太行山麓和渤海海滨之间,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千里绿野,正如枝繁叶茂的树冠,枝枝杈杈伸向远方。从高处俯视,正是“山高平野阔,水长大海流”。

这是一片人杰地灵的神奇土地。千里绿野从太行山麓开始,一条条大河裹挟着沃土,顺流而下。漳河、滹沱河、子牙河、大清河、永定河等逐渐交汇,成为海河,流入渤海。历经千百万年,沉积的泥土慢慢生成了这千里绿野。

在太行山麓的北端,北京西北面,古城涿鹿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开基立业之地。北京西南易水河畔,是燕太子丹壮别荆轲的地方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慷慨悲歌像易水河一样,千年流淌。北京西南的涿州,刘、关、张‘宴桃园豪杰三结义’的故事世代传颂。

太行山麓中端,古城正定,又名真定、常山,土地肥沃,植物繁茂。千百年来,躬耕陇亩的人们,钟情于这块生机盎然、滋生万物的土地,留下了中华文明的壮美诗篇。这里诞生了秦汉时期开发岭南、被毛主席称为‘南下干部第一人’的南越王赵佗,诞生了有勇有谋、赤胆忠心的名将赵云……

太行山麓中南部古城邯郸,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、廉颇智勇拒秦、蔺相如完璧归赵等故事的发祥地。到了革命战争年代,太行山麓的阜平曾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政府所在地;涉县曾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;西柏坡则是党中央指挥三大战役、夺取全国胜利的指挥所,新中国从这里走来。

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董仲舒,科学家、数学家、天文学家祖冲之,地理学家郦道元,政治家魏征,天文学家、数学家、水利专家郭守敬,清朝高官、文学家纪晓岚等,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。

这里名医辈出。神医扁鹊是中华医学的开山鼻祖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了扁鹊入虢诊虢太子疾、入晋诊赵简子疾、入齐望齐桓侯之色等神奇而动人的故事。在今邢台内丘县神头村,也建有扁鹊庙,这里是赵简子赏赐扁鹊的土地,扁鹊曾在此收徒兴医,悬壶济世。

清代名医陈修园在《医学三字经》中写道:“医之始,本岐黄,灵枢作,素问详,难经出,更洋洋。”中医经典始自《内经》,托名黄帝、岐伯所作。而《难经》为扁鹊所作,阐发《内经》之宗旨,补《内经》所未言,使中医经典更具洋洋大观。

往事越千年。金元时期,正是在这片土地上,继春秋战国之后出现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二次创新高潮。这一时期出现了易水学派和河间学派两大中医学术流派。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就是由这两大学术流派衍生出来的四个支派。

易水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张元素,字洁古,金代易州人,著《医学启源》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》《珍珠囊》等。张元素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学家。他有感于当时医生泥古方以疗今病的习俗,针对性地提出‘运气不齐,古今异轨,古方今病不相能也’,主张从实际出发,强调根据脏腑寒热虚实辨证论治。在张元素注重脏腑病机研究的影响下,逐步形成了今日医家的脏腑辨证理论。

河间学派的代表人物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,河间人氏。陈修园在《医学三字经》中写道:“若河间,专主火,遵之经,断自我。”刘完素遵《内经》之宗旨,治病‘以火立论’,创立了中医寒凉学派和有效的治火方剂。

金元四大家的另一大家为李杲,真定人氏,原师从张元素,为易水学派的代表人物。陈修园在《医学三字经》中写道:“迨东垣,重脾胃,温燥行,升清气,虽未醇,亦足贵。”李杲以脾胃立论,创立升阳益气、和中散火之方剂,最典型的方剂为补中益气汤。王好古,元代名医,赵州人氏,是张元素和李杲脏腑辨证学说的继承者和发扬者。罗天益,元代名医,廉州人氏,也是脏腑辨证学说的继承者。

此外,在渤海之滨的唐山玉田县,清代名医王清任创立活血化瘀学派;渤海之滨的盐山县,清末名医张锡纯创立中西医结合学派。

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。传统医学是古代中国自然观、社会观、哲学观、传统文化和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体现。适应新形势,中国传统医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既要传承,更要创新。要像金元四大家一样,将传统医学消化、吸收,再次重塑和科学创新。

坚持当然可贵

□钱浩宇

提起《堂·吉诃德》,就会立刻想起它的作者塞万提斯,这位曾享誉世界文坛的西班牙作家,却遭遇过人生坎坷,有过穷困潦倒的经历。

1547年9月29日,塞万提斯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西班牙贵族家庭。因为没钱,塞万提斯没读完中学就辍学了。他非常喜欢读书,利用有限的机会饱览古今文学名著并受到了人文主义影响。1570年,23岁的塞万提斯入伍从军,翌年,抱病参加著名的勒班多海战,受伤落下了残疾。战后回国途中,被土耳其海盗俘虏至阿尔及尔,身心饱受摧残。1580年被赎回国后,他已经33岁了。为谋生计,他曾任军需官及税吏长达15年之久,经常往返跋涉于西班牙各地,亲身经历过社会上的种种不平及苦难。

当时,西班牙的骑士小说非常畅销。西班牙王权也善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,鼓动贵族去建立世界霸权,而美化封建关系、情节离奇的‘骑士传奇’,正适合他们的需要。塞万提斯无比痛恨这种文学,他宣布要‘攻击骑士小说,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’。接下来,他决定写一部作品,大胆揭露‘骑士传奇’的荒唐和危害,尽情嘲笑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。

1602年,时年55岁的塞万提斯开始写作《堂·吉诃德》上卷,三年后,写作完成并顺利出版。上卷说的是,因读骑士小说入迷,堂·吉诃德效仿书中的游侠骑士,第一次及第二次出门游历的可笑故事与尴尬旅程。这是一部长篇小说,堪称欧洲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《堂·吉诃德》上卷问世后,大受欢迎,读者竞相阅读,一年内再版六次。后来,曾经风行一时的西班牙骑士小说果然就此销声匿迹了。谁能料到,这部小说是塞万提斯在狱中写成的。生活中,他曾不止一次被捕入狱,原因是不能按期缴纳税款。

这部小说虽然未能使塞万提斯摆脱贫困,却为他赢得了不朽的荣誉。书中对时弊的讽刺与无情嘲笑,遭到封建贵族与天主教会的不满与憎恨。1614年,有人用化名出版了一部伪造的续集,站在教会与贵族的立场上,肆意歪曲、丑化小说主人公堂·吉诃德及桑丘的形象,并对塞万提斯本人进行了恶毒的诽谤与攻击。

愤怒的塞万提斯为了抵制伪书的恶劣影响,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写出下卷并火速出版。为此,他通宵达旦地写作。一年后,《堂·吉诃德》下卷得以出版。说的是堂·吉诃德和桑丘第三次同行出游的经历。邻居参孙为了医治堂·吉诃德的精神病,自己也扮成骑士,不料交手后,反被堂·吉诃德打败。三个月后,再次决斗,终于打败了堂·吉诃德这位奇情异想的骑士。堂·吉诃德返家后便一病不起,临终时才恍然大悟,痛斥骑士小说的毒害,并嘱咐家人,一定要远离骑士小说。

可悲的是,塞万提斯虽然因《堂·吉诃德》而名满天下,却没拿到一分钱的版税,也没有获得任何赞助。他的人生既波澜壮阔又无比艰辛,使他身上具有一种英雄气质和豪迈品格。恰如书中的堂·吉诃德一样,他一生都在与贫困交战,也从未被贫困吓倒过。显然,他的人生精彩而隽永。